



致青春
系列 006

影筱语

YING XIAOYU 著

折星时代Ⅱ

幸福是夜空中的那颗寒星，看似伸手便可摘下，却遥远如光年。

虐心之作《折星时代Ⅱ》再度回归！影筱语倾力续写！

荣耀归来的季夏，终于站上了梦寐以求的舞台，梦想实现的滋味却苦不堪言。

璀璨的明星生活，让她夹在辜负与南壁之间，陷入两难；

妹妹的利用，母亲的偏爱，背后竟隐藏着令她心碎的秘密……

当谎言的假面被现实撕碎，她才惊觉，以前的真情都是错付了。

生活的波澜不知将我们推向何处，追寻的过程中逐渐失去答案，这也是命运。即使害怕犹疑，我们也仍只能勇敢向前。

意林集团
— 首推 —
“致青春”
系列

致每一个在成长中
迷茫而不完美的你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影筱语
著

折星时代 II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长春·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 数据

折星时代. II / 影筱语著. -- 长春 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7.11

(致青春系列)

ISBN 978-7-5498-3417-4

I. ①折… II. ①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6319号

折星时代 II

ZHEXING SHIDAI II

著 者	影筱语
出版人	孙洪军
总策划	安雅 张星
责任编辑	李彬
图书统筹	糯米兔
特约编辑	宁阳
绘 图	b o b o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王周益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260千字
印 张	13
版 次	2017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	邮编：130062
电 话	总编办：0431-86012616 发行科：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ycbs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417-4

定价：2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Contents

目 录



第一章 **001**

DI-YI ZHANG

她在盛夏绽放，他在寂夏凋零

第二章 **013**

DI-ER ZHANG

当纸星披上了星光

第三章 **029**

DI-SAN ZHANG

等你，等风来，等花开

第四章 **049**

DI-SI ZHANG

错过满天星的微笑

第五章 **065**

DI-WU ZHANG

似是未见旧日时光

第六章 **079**

DI-LIU ZHANG

思念如尘，遗落在回忆里

第七章 **099**

DI-QI ZHANG

月光下的迷藏游戏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

第八章 117
DI-BA ZHANG

蔷薇与向日葵

第九章 133
DI-JIU ZHANG

永不失信的守护

第十章 147
DI-SHI ZHANG

姗姗来迟的真相

第十一章 161
DI-SHIYI ZHANG

你是光，照亮了我的心房

第十二章 175
DI-SHI'ER ZHANG

守护星星的月光

第十三章 187
DI-SHI'SAN ZHANG

请继续多指教

尾 声 199
WEISHENG





她在盛夏绽放，他在寂夏凋零



“辜遇，救我！”

“辜遇——”

“啊——”

噩梦被粉碎的刹那，嘶哑的呼喊伴随着粗重急促的呼吸逃窜在空气中，将陷入深眠的夜搅得战战兢兢。

无边无际的黑暗，仿若随着季夏从噩梦里挣扎而出，瞬间盈满整个房间。

躺在床上的季夏圆睁着眼睛，直愣愣地瞪着被夜色笼罩的天花板，一只手紧紧抓住被子，另一只手捂住胸口，心如遇兵荒马乱，剧烈地“怦怦”跳动着，手也无法抑制地哆嗦。

在梦中席卷过全身的冰冷，还顽固地残留在身体里。她深深一呼吸，恐怖感即刻重现，恍神间只觉得自己仍被困在了那深不见底的海水里，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海水吻过肌肤的极低温度。

季夏屏息凝气，手哆嗦着伸向了一旁的书桌。

“啪嗒”一声，朦胧的暖色灯光漫过，将深夜的黑逐开了些。随即，她才敢大口喘起气来，同时环顾着四周。

十余平方米的房间，布置简单温馨，卧室外还有客厅、厨房、卫浴室和小阳台，这是她在H国蜗居了一年的公寓。

在她身下的这张宽一米二的铁架床对面是她最爱的榻榻米设计，那是房间里唯一的窗口，粉色的遮光窗帘大部分时间都分开落在窗口的两边，只余下白纱，偶尔随着风起舞。榻榻米上方悬挂着长短不一的星星挂件，像夜空中银河里的某一角；榻榻米上铺着粉色的毛毯，白色的小茶几居于毛毯中间，上面放着一本她还未看完的小说，三三两两的小抱枕随意落在毛毯上，依在茶几旁。在床的斜对面、榻榻米的左边，是简易的书架，上面摆着书和花。书架前是一张圆形地毯，上面放着可爱的龙猫懒人沙发，季夏偶尔也会窝在那里看书听音乐，或者想念辜遇。

譬如这一分钟，才清空了的脑袋，就被辜遇的脸填了个密不透风。

一年前，季夏还在国内A市。

同样是这样寒意浸人的二月，已有春色点缀的A市要比H国首都多几分温暖明媚，就连夜里的风，都明显地更温柔一些。

除夕前夜，她约了辜遇见面，地点是辜遇决定的，在A市有名的告白地——彩虹湾。当晚，辜遇早早等待在那儿，向来灯火通明的沙滩上只有一座竹桥摇曳着烛光，



桥上铺满了红色的玫瑰花瓣，海风一起，满桥的花瓣纷纷扬扬，一场花雨将她围绕。

竹桥的尽头，辜遇身穿白色西装，手里捧着红色玫瑰，深情款款地看着她。

这应当是浪漫的一夜，如果季夏不是一心要与辜遇断绝来往的话。

每一句出自自己的狠心决绝的话，季夏都清楚地记得——

“我决定了分手就绝对不会回头。

“你放过我吧！

“我们只是陌生人，就算他日路上相逢，也请你的目光不要在我身上停留，不要再来招惹我。

“用感情来补偿过错，你以为我会稀罕吗？

“现在的我对你只有恨，我不会原谅一个毁了我容貌还要戏耍我的男生。”

每句话里的神情与语气，在放低了姿态竭力挽留的辜遇面前，都显得尖酸刻薄，刚狠非常。

拉扯到后来，季夏抬起脚踩中辜遇的脚面，吃痛松手的他最终“放过”了她。

只是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脚落地后，她整个人被一股力量拉扯着往后倒去。

季夏紧了紧眉头，那一夜笼住天空的黑暗，以及坠落时听见的那一句呼唤，她仍无法释怀。

当海水紧紧地将她包围，当冰冷冻结了她的呼吸，她始终没有等到辜遇。

深不见底的海水下，一股莫名的力量拽着她，将她往更深更黑的地方拽去，鼻子和嘴巴猛然被拿着布条的手捂住，她惊恐无措地挣扎着……

回忆至此，季夏猛地睁开了眸子，重重地喘息着。

不同于回忆中的暗黑，小小的房间里满溢着鹅黄色的光，唯有寂寞未曾消减半分。在这座异国城市，无论是公寓，还是公司练习室，或是喧嚣的大街上，季夏总能看见在自己影子里蓬勃生长的寂寞。而每一寸的寂寞里，都似乎藏着辜遇的气息。

她没有去深究到底是谁躲在了海里，要将她拉下地狱。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太多，她唯一在意的是——

“辜遇，你为什么没有来救我？”

悲伤犹如海水，顷刻间就淹没了心脏。

季夏深呼吸，缓缓吐出气，急着要避过一阵阵袭来的窒息感，被子一掀，起身下了床。脚板落下时，与拖鞋发生了偏差，直接踩在了冰冷的地板上，季夏不住顿足蹙眉。

冷暖相撞在这深冬的夜里，犹如芥蒂与思念盘缠交错，于脚底生出藤蔓。

夜，似乎更加杳寂。

季夏慌张地抬起脚迈开了步子，将拖鞋遗落在床边。

稍瞬，她走到榻榻米前，跪在粉色的毛毯上，轻轻拨开白纱，手用力推开了窗户。冬夜凛冽的风即刻从窗口灌入，拥住她单薄瘦弱的身子。

其实，她知道辜遇一直在找她，她曾在手机上见过那张印着她照片的寻人启事。

照片里，她脸上的伤疤若隐若现。那是她在空旷的林间唱歌时，被辜遇的手机定格下的瞬间。在那个午后，她被辜遇识破代唱的秘密，也意外得知辜遇不为人知的作词人身份。

季夏下意识地抬起手，轻轻捂住左边脸庞靠近下巴的地方。

是光滑的触感。

她抬眼看向窗户，玻璃倒影中，她脸上的伤疤已经被修复，再也看不到曾经的痕迹。

那张寻人启事，她是在聂西闻手机里看到的。聂西闻是她的救命恩人。

说起来，那是一年前的事。聂西闻来病房探望她，她还在睡觉，于是他坐在床边等待。他无聊地刷起了微博，不经意间看到了一条寻人启事。他觉得照片上的人有些眼熟，点进去一看，发现竟然是季夏。这时，病房外有护士急急寻来，说是她负责的一个病人突发状况，于是他匆匆离开。季夏被这阵动静吵醒，睁开眼无意中瞧见聂西闻丢在她枕头旁还亮着屏幕的手机。

季夏捧着聂西闻的手机失了神，等他回来时，她才沉默地将手机还给聂西闻，嘴角边的笑意牵强。她不知道，那日之后，聂西闻担惊受怕了好些天，生怕她突然提出回国。

她忍不住猜测，辜遇之所以急着要找到她，是为了弥补十五岁那年犯下的错误，还是对那一夜没有下水救她的事耿耿于怀？

这一胡思乱想，就到了早晨五点，她该起床洗漱了。

房间里忽然响起“叮”的一声，季夏一看，是聂西闻发来的H文短信。



我刚值完班，突然想吃紫菜包饭，你给我做一些好吗？

从全中文到全H文的短信交流，这一年里多亏了聂西闻的教导，如今的季夏不仅可以说一口流利的H文，书写也没有任何问题。

对于聂西闻，她始终心怀感恩，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，他是她仅可依赖的人。

所以，对于他的要求，如果自己力所能及，季夏从不会拒绝。

好。

回复完短信后，季夏将手机搁下，坐在了桌前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驾轻就熟地登录微博，点开了辜遇的微博。

下一秒，居于首页置顶的微博映入了她的眸中。

@辜遇：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一直不肯放弃那个叫作季夏的女孩子，可上帝并未眷顾我的惦念。失去了她，人生宛如失去了意义，我也变得江郎才尽，所以今日，我决定封笔退出歌坛。这首《寂夏》是我送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——“你留下的，是一整个寂寞的盛夏，我抓住的，是一小段枯朽的树丫。”希望我们还能再见，在下一秒，或是下辈子。

置顶了一年的寻人启事换成了退出歌坛的声明，季夏难以置信地圆睁着眼睛，她颤着手移动着鼠标，按下微博里附带的音频。

悲伤的旋律瞬间在房间里萦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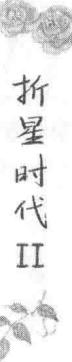
季夏闭上眸子，仿佛看到辜遇的指尖在钢琴上起舞，音符滑过他的指间，穿过时空，如翩翩蝴蝶盘旋在她的心上。情绪在音律中起伏，记忆如落叶，经不起挑唆，争先恐后地堵住了思绪。

从澳门初见到重逢，从疏远惧怕到亲密无间，这一路犹如细长的纸带，在初相遇时打了结，然后一路曲折地往前，一折一绕，缠绕的每一圈里都有数不清的惦念。纸带顺着他们故事的轨迹，折出了五边形的立体形状，最终思念作祟，轻轻一按，纸星微亮。

过去的美好与遗憾，全部被锁进了纸星星里。

季夏咬紧下唇，手背往脸上一抹，随即趴在桌子上，强忍住伤悲，半点儿低泣的声音都不肯泄露。一首歌的时间，三分钟四十八秒，一场动荡的回忆，却要花费无数个三分钟四十八秒来平息。

但令她难过的，不仅仅是那段终成遗憾的感情，还有辜遇竟放弃了作词的梦想这



件事。

他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放弃了曾经视之为生命的东西呢？

季夏不懂。

微博的字里行间，她没能看出他对她的感情，因为她总觉得他从一开始就是在弥补。一如当初他意外毁了她的容貌，后来用感情来弥补这个过错；又一如她落水时他“坐视不救”，如今拿梦想偿还。



门铃响起时，季夏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要做紫菜包饭这件事，她慌张地起身去开门。门外，以微笑相对的聂西闻一脸疲倦，他年长她七岁，眼角虽然已被时光刻下了细密的鱼尾纹，但看起来多了几分睿智成熟。

“抱歉，聂医生，我还没做好紫菜包饭。”季夏一边用流利的H文说道，一边让路给他进屋，皱眉时脸上尽是歉意。虽然她称呼聂西闻为聂医生，但在她心里，聂西闻是可靠如哥哥般的存在。

“该不会是没有食材了吧？”即使季夏对自己的称呼生疏而礼貌，让聂西闻心有芥蒂，但他仍温柔地笑着。他将手里的一枝红玫瑰递了过去：“Happy Valentine's Day（情人节快乐）！”

“啊？”季夏错愕地看着玫瑰花，并未接下，而是尴尬地回了一句，“啊！情人节快乐！”

“满大街都是卖花的，有个小女孩央求我非要我买，我就买了一朵。”聂西闻故作若无其事地解释道，将玫瑰塞到季夏的手里，然后脱下鞋子，从鞋柜上拿下唯一的一双男式拖鞋换上，再将自己的鞋子整齐地放进鞋柜里，一边转开了话题，“没有紫菜包饭的话，煮个泡面也可以的。”

“有的有的，你等等，”季夏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转身走向了厨房，“我现在马上给你做。”

看着季夏从冰箱里拿出食材，在开放式厨房的吧台里忙活着，那枝红玫瑰被季夏随手搁在了吧台上，聂西闻没有再说话。宛若自家一般，他兀自到卫浴室里清洗了双手，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温水，坐在吧台前，季夏的对面。看着季夏熟练地做着紫菜包饭，他心里不禁微漾起一阵幸福。

这套公寓的主人是聂西闻的朋友，一年前季夏出院后找不到住的地方，正好他的朋友因为出国要出租公寓，他便以市价一半的价格帮她租下了这里。

不过，这仅仅是聂西闻让季夏知道的信息。

季夏不知道这套公寓的真正主人是聂西闻，她更不会想到，为了让她喜欢这个公寓，聂西闻花费了好些工夫将房子布置得温馨可爱，像本来就是女孩子生活的环境，季夏基本上是拎包入住。“要出国的朋友”，他是找了一位交好的女生扮演的。

聂西闻想着，伸手过去，毫不客气地拿起一块菜板上切好的紫菜包饭塞进嘴里，一边吃着一边含混不清地称赞。

季夏笑着没说话，将切好的紫菜包饭一一放入一旁的盘子里，推到他跟前。

聂西闻又往嘴里塞了一块，平日儒雅稳重的他狼吞虎咽起来的模样，倒是减龄了不少。看着他，季夏忍不住“扑哧”笑了，道：“聂医生，你有那么饿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聂西闻含糊道，“你没看新闻吧，昨晚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，很多伤者被送到了我们医院，我这个值班的整容医生也被喊去帮忙了，忙活了一整个通宵呢，我晚饭只吃了半盒辣鸡泡面。”

“呃……”季夏霎时为自己前一刻的取笑感到抱歉，“你应该回去好好休息的。”

闻言，聂西闻抬眼看了看季夏，眼里有不知名的情绪稍纵即逝，他若无其事地道：“今天是你出道的好日子，我怎么能错过？我已经跟Heinz说好，我亲自送你去现场，小糯她会直接过去的。喏，十点钟的发布会，我们六点就得出发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得去洗漱了？”

Heinz是季夏的经纪人，本名朴河寅，他是聂西闻的好友，而小糯是公司给她安排的助理。

见季夏怔在原地，聂西闻笑笑，扬起手在她眼前打了个响指：“紧张吗？”

怎么会不紧张呢？这可是季夏第一次真真正正以歌手的身份，站在舞台上，站在荧幕前。一想到到时候现场所有的目光、镁光灯，都会聚焦在她身上，她就紧张得哆嗦。季夏深吸了一口气，微微一笑，抿住了唇，没有回答。

了解季夏沉默的意思，聂西闻始终也没有追问。他陪她静默了一小会儿，随后提醒她：“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吃早饭。”

在时间观念上，聂西闻向来十分严谨。

季夏慌了起来，胡乱抓起一块紫菜包饭大口吃了起来，她头发有些凌乱，在聂西闻眼中，十分可爱，像一只正在抢食的小猫，看得他忍不住眯眼浅笑。

匆忙洗漱梳妆好，到了要出发的时候，季夏刚把帆布鞋穿上，聂西闻便走到她跟前，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递向季夏，笑道：“这是Tiffany&Co.（蒂芙尼）的最新款式，用来搭配你今天的礼服。”

他说着，缓缓打开盒子，里面放着一条精致的手链。

季夏对奢侈品牌不熟悉，但Tiffany&Co.这个牌子，她曾听季冬说起过。

Tiffany&Co.以钻石和银制品著称于世，是珠宝界的皇后。她记得，季冬刚出道那会儿，拿着第一笔薪资，就给自己买了Tiffany&Co.的项链。那时候，季夏觉得季冬乱花钱，说了几句，结果季冬说她是土包子，什么都不懂。



回忆未有深入，季夏已经皱紧了眉头，拒绝道：“我不能要。”

她虽然在感情方面稍显笨拙，但这一年以來，聂西闻眼里的柔情蜜意，她也多少察觉到，但为了避免尴尬，她只能视而不见。她时常觉得自己自私可恶，因为在这个陌生的国度聂西闻是她唯一的依靠，所以明明察觉到他的心意，却只能装糊涂。

这样的她，逃不掉“利用”的罪名。

如今正值情人节，他又送上这番贵重的礼物，她怎么能允许自己厚颜无耻地收下呢？

在季夏拒绝之后，聂西闻脸上的笑容剥落了大半，他坚持着，强调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祝贺礼，你不收我会很难过的。”

季夏仍不敢接受：“太贵重了。”

聂西闻不管不顾，直接拉过季夏的手腕，亲自给她带上：“那就当作是你出道的祝贺礼、今年的生日礼物、新年礼物、情人节礼物，以及圣诞节礼物等所有节日的礼物。所以，今年我就只送你这个了。”

季夏无可奈何地看着聂西闻。忽然间，她想起了辜遇。

与辜遇一样，聂西闻也是一个温柔的人，只是他的温柔不似辜遇。譬如在赠送礼物这件事上，辜遇会一次次不依不饶，等她接受；而聂西闻会强硬地将礼物送上，不管她拒绝还是接受。又譬如，两个人都自作主张地做过某件事，面对她的质问责备，辜遇会因自觉有错而稍显底气不足，聂西闻则会严峻着脸色告诉她，他是为了她好。

虽都是温柔的人，可却是不一样的人，所以她心里只容得下辜遇。

“再不走要迟到了。”聂西闻给季夏戴好手链后，连忙推着她往门外走去，不给她任何摘下手链的时间。

“我的手机……”经聂西闻一提醒，季夏急了起来，只记得还没拿手机。

“你穿外套吧，我去拿。”聂西闻松开了抓着季夏肩膀的手，转身进卧室里拿手机。拿手机时，他不小心碰到了电脑旁的鼠标，屏幕忽地亮了起来，辜遇的微博主页登时映入了他的眼眸，聂西闻停下了动作。

关于辜遇，聂西闻虽不识其人，却早有听闻。他知道辜遇，全因为季夏。当时，他在彩虹湾救下溺水的季夏。季夏昏迷了三天，他每次去病房查探她的情况时，总能听见她含混不清地唤着一个名字——辜遇。后来他从季夏口中听到了她与辜遇的故事，也是浅笑惋惜。那时他从未想过，季夏会成为他的羁绊。

直到某一天他才幡然醒悟，从他“被迫”认识她那一刻起，他就注定要与她纠缠不清。然而，失意也跟着来袭，因为季夏早已经心有所属。这感觉，就像突然得到一个宝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却空荡荡的。

空荡荡的，亦是这一分钟，聂西闻在电脑屏幕上看见辜遇的微博主页时的感觉。

季夏在玄关处等了半天，以为聂西闻没找到手机，朝卧室走去。这时聂西闻也回过神来，默默将电脑关机，朝屋外走去。两个人在卧室门口相遇，聂西闻脸上的神情已经恢复了平静，他把手机递给季夏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说：“电脑我帮你关了。”

季夏一顿，应了声“哦”。

气氛尴尬，谁也不提电脑上的内容，但辜遇却如同一根刺，扎在她的心上，也扎在他的喉间。

沉默片刻，聂西闻最终按捺不住，问道：“如果你回中国的话，会不会去找他？”

闻言，季夏下意识地抬起头来，眼里浸着伤感与惊慌。她没想到聂西闻会直截了当地挑出了这根刺。她有些心虚，避开了他的凝视，摇头轻声道：“不会。”

这个问题，季夏也曾问过自己无数遍，每一次都是犹豫不定的答案。她没有想到，当聂西闻问起时，自己居然会下意识地否定，好像不敢明目张胆地承认对辜遇的惦念。这分明是撒下了弥天大谎。

似乎急着要逃离一般，她迈开步子往门口的方向走去，急切地道：“走吧，再不走真的要迟——啊——”

她的话突然被尖叫声扯断。



第一章

她在盛夏绽放，
他在寂夏凋零

慌乱中，季夏被卧室门前的地毯绊了一跤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顿时向后摔去，聂西闻眼疾手快，立刻拽住了她的手腕，一把将她拽到怀里，动作一时间刹不住闸，两个人摔倒在了地板上。

季夏直捂胸口，心有余悸。她没有注意到，身下的聂西闻正因紧张而僵着身子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这样亲密的距离，他的心不禁跳乱了频率。

此刻，只要他双手将她环绕，就是一个拥抱。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双手，仿佛看见了盛大的烟火绽放，一束拥着一束，在漆黑的夜里，霎时映亮了世界。

然而，拥抱的圆只画了一半，后知后觉的季夏就猛地从他怀里跳起，红着脸尴尬地连声道歉。

烟火登时熄灭，聂西闻的心沉入暗黑里。

错过了拥抱的聂西闻紧了紧眉头，不甘心间兀地想起了辜遇和片刻前的对话。原本就对季夏的否认半信半疑，此刻的他不自觉地借着妒忌与失意，故意冷着声音，重提了旧话：“辜遇只是觉得愧疚而已，毕竟当初是他见死不救。”

